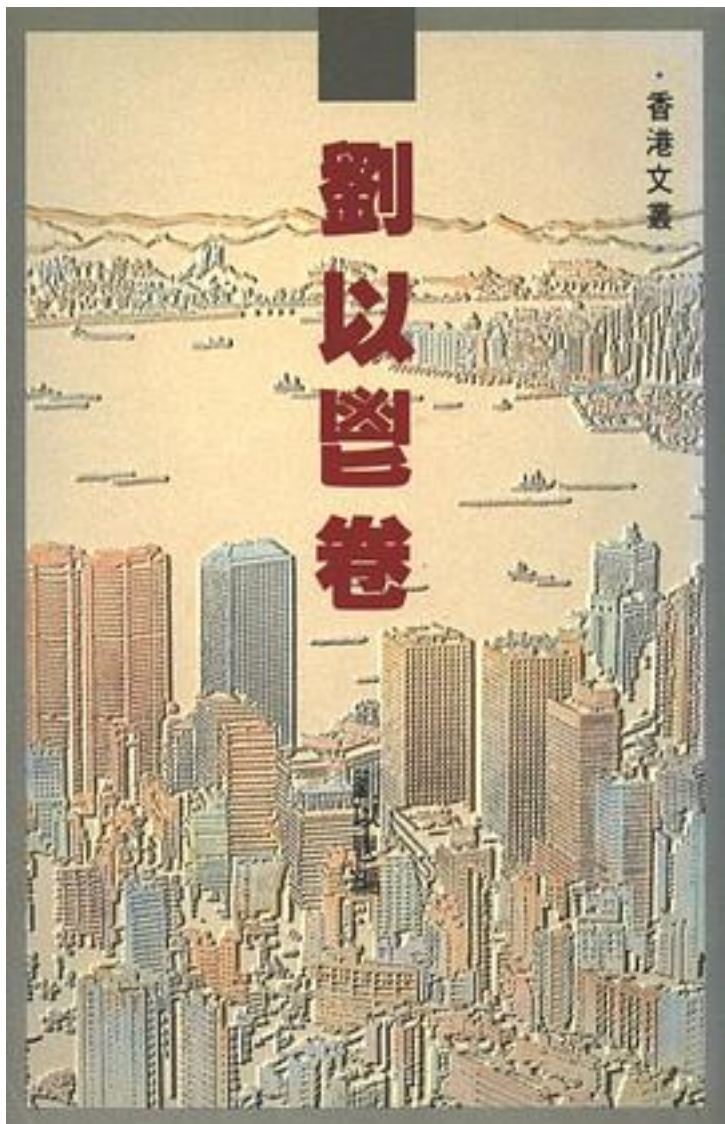


香港文叢 劉以鬯卷



[香港文叢 劉以鬯卷_下载链接1_](#)

著者:劉以鬯

出版者:三聯(香港)書店

出版时间:1991年4月

装帧:平裝

isbn:9789620409042

收集在這本書中的，是我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八九年之間所寫的部分習作，按照寫作年月順序排列。

將習作裱輯成書，等於展覽幼稚與淺陋，是需要有個理由的。我的理由是：對於一個仍在學、仍在寫、仍在做文學學徒的老年人，即使從未寫過像樣的文章，出選集，至少也有兩個好處：（一）從出書中得到滿足感；（二）篩選舊作時可以重組過去。

過去幾十年，我做的工作主要是編副刊與學習寫作。在中國新聞界，像我這樣編了三、四十年副刊的新聞從業員，並不多。不過，這本書既是習作的結集，就該談談學習寫作的經歷。

我從小喜愛文學，在初中讀書時，為了學習寫作，加入「無名文藝社」與「狂流文藝會」。從那時起，除編壁報外，還胡亂寫些東西投給報刊。在這些習作中，《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是我最早的短篇小說。今年三月，陳子善先生從上海到香港來參加「第二屆現、當代文學研究會」，我託他回滬後為我尋找這篇小說。他點點頭，說：「我一定盡力去找。」過了兩個月左右，他將我在五十四年前寫的三篇少作寄來了。其中，《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發表於朱血花（旭華）先生編的《人生畫報》（二卷六期，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出版），寫一個白俄女子的困境，四千字左右，有三幅插圖，是漫畫家華君武畫的。華君武的插圖畫得很好。我的小說寫得很壞。我寫這篇東西時在大同大學附屬中學讀書，十七歲。

在中學讀書時，知識面不廣，幾乎完全沒有自我了解的能力，寫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還以為寫得不差。升入大學後，依舊沒有自知之明，在全無寫作條件的情況下，繼續將自信建築在脆弱的基礎上。那時候，我曾經將幾篇幼稚的習作寄給柯靈先生與王玉先生。兩位先生為了給初學者一些鼓勵，明知這些習作不夠水準，也採用了。這幾篇被採用的習作，雖曾剪存，但在「孤島」陸沉時燒掉了。我以為從此不會再看到這些幼稚的少作，沒想到事隔四十幾年，上海楊幼生先生和台北秦賢次先生先後將我在「孤島」時期發表的幾篇習作寄來了。這幾篇習作寫得拙劣粗陋，不但別字連篇，而且滿紙病句，處處沙石，說明我的寫作能力很低。

儘管寫作能力低，對學習寫作的興趣一直不減。一九四二年，從上海到達重慶後，我在《國民公報》與《掃蕩報》作事，工作雖忙，只要有空，仍會胡亂塗抹。那時候我寫過幾篇幼稚的小說，字數較多的一篇題為《地下戀》，發表於一九四五年九月重慶出版的《文藝先鋒》。這篇小說寫愛國志士在「孤島」陸沉後的英勇行為，意圖是好的，只因技法低下，抓到了生活的真實，竟用虛構的、庸俗的故事作歪曲的反映，糟蹋了具有突出意義的題材。（這篇小說在上海《幸福》雜誌重刊時，題目改為《露薏莎》。）

勝利後，我從重慶回到上海，起先在《和平日報》編副刊；後來，為了實現求學時期的願望，決定辭去報館的工作，創辦「懷正文化社」。這樣做，就事業言，算是打下了一個基礎；就學習寫作言，由於大部分時間放在處理出版社的事務上，一點進展也沒有。到了一九四八年，通貨惡性膨脹，「懷正」陷於半癱瘓狀態，我的願望變成泡影，不能進，也不能退，如羝羊觸藩，退遂兩難。在這種情況下，我是應該認輸的，卻憑空想出一個計劃：將「懷正文化社」遷往香港，在香港出書，向海外推銷，建立一個海外的發行網，爭取繼續經營的條件。有了這個想法，我提著簡單的行李從上海來到香港，希望這個未經周密籌畫的想法能夠成為事實。但是，在香港住了一個時期，由於人地生疏，加上手頭資金有限，不得不承認這個計劃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我考慮返回上海。就在這時候，一家新開的報館找我去編副刊了。我跟這家報館的負責人素不相識，能夠在困境中得到這樣一份工作，不能不為自己慶幸。可是，我性情孤僻，不善拍馬討好，在那家報館工作了一個時期，因為拒絕刊登該報總主筆的幾首舊體詩，被社方調為「撰述委員」。社方一位高級職員來到我家，將「聘書」交給我時貓哭老鼠地說：「需要的時候，可以寫些稿子給我們。」他的意思是：「撰述委員」只是一個名義，無薪可支，連車馬費也沒有，生活尚有困難，可以寫些稿子換取稿費。我對那位高級職員的「關心」，

毫不領情；不過，事情既已有了這樣的發展，只好另謀出路。那時候的香港，「人求事」多過「事求人」，粥少僧多，一個從外地來到香港的人，找工作絕非易事。我的處境越來窘迫，粗工不會做，細工找不到，幾已無路可走，想起那家報館高級職員對我說過的話：「可以寫些稿子.....」，立即拿起筆，寫了幾篇短文，試圖將寫作作為一種謀生的手段。我將這幾篇短文寄去另外一家報館，被採用了。從那時起，我開始過「煮字療飢」的生活。

香港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大部分讀者只要求作品具有趣味性、消閑性與流行性，不重視作品的藝術價值、社會教育作用與所含純度。因此，在香港賣文，必須接受文學被商業觀念扭曲的事實，向低級趣味投降。理由是：賣文者要是不能迎合多數讀者的趣味，就會失去「地盤」或接受報紙負責人或編輯的「指導」。如果多數讀者喜歡看公式化的流行小說，賣文者就要寫這一類的小說。如果報館老闆娘要賣文者將她在外地的生活經歷寫成小說，賣文者就要將她的經驗寫成小說。如果報館老闆規定小說不可分段，賣文者就要寫不分段的小說。如果編輯認為讀者喜歡看職業女性的故事，賣文者就要寫職業女性的故事。如果雜誌負責人要賣文者將纏綿悱惻的電影情節改寫為小說，賣文者就要將那部電影的情節改寫為小說。如果「三毫子小說」出版人要求賣文者在小說中加插政治宣傳，賣文者就要在小說中將出版人的政治觀點作為自己的觀點。如果副刊編輯要賣文者在三日內將正在連載的小說結束，賣文者就要在三日之內結束正在連載的小說.....。換一句話說，售字賣文的人企圖用稿子換取稿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背叛自己，放棄自己，甚至忘掉自己。

我是不願意將自己完全忘掉的。在大量生產「行貨」時，偶爾也會設法找回自己。事實上，少數報刊的負責人與編輯是不干擾或「指導」作者的。每一次，我想娛樂自己時，就會在這一類的報刊上寫我自己想寫的東西。

對於我，將寫作視為謀生技能，並不等於放棄對文學的愛好。問題是：每天寫七八個（最多的時候寫十二個）連載小說，必須將時間當作競賽的對手，爭分奪秒，除了動腦筋寫得快之外，不可能有多餘的時間去建構、推敲、斟酌。香港報紙的副刊，版式固定，作者佔據「地盤」後，需要「堅守」，寫完一個連載，接著就要寫第二個，即使連模糊的結構觀念也沒有，也要隨便定個題目，邊寫邊想情節。這種情形，等於砍柴不磨刀，相當辛苦。雖然辛苦，我卻很少在疲勞時產生挫敗感，因為這是謀生之道。

作為一個職業寫作人，我沒能力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寫結構繁複、人物眾多的全景小說或百科全書式的小說。如果我要娛樂自己的話，只可以在能力範圍內磨削敏感與警覺，用實驗性技巧寫一點不落俗套的小說。

小說是藝術的一種方式，藝術貴在創新。寫小說的人不求新異，就無法產生具有獨創性的作品。但是，要在浩若煙海的小說中寫一篇有創意的小說，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唯其不易，在「獨創」與「優秀」有近似的意義時，有些作家總喜歡用晦澀難懂的文字來誇耀自己的精深廣博。這一點，以撒·辛格在一篇發表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文章中坦率指出：「一位現代作家在坐下來寫作時，總覺得每一句話都必須寫得別出心裁，獨具一格。.....生怕人家說他是在寫別人寫過的東西。但是，由於力圖講出一些從來沒有人講過的事，他就造出一個毫無意義、晦澀難懂的句子。杜撰出來的獨創一格只會迷惑讀者，同時也會把作者搞糊塗了。」（轉引自沈恒炎：《國外文藝思想和創作傾向述要》，《外國文藝思潮》第一集。）

我一直愛讀現代主義作品，但不喜歡用晦澀難懂的文字去偽裝高深。當我寫自己想寫的東西時，我固執地採用明晰的語言去表達，希望讀者能夠清楚看到我的思路。潘亞噉先生在曼谷《新中原報》發表的文章中說我「在探索一條現代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顯然看出了我的試圖。

其實，相反的東西未必不能相合，將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與現代主義理論結合在一起，說不定可以使小說得到更大的活動空間。重要的是：小說作者要創新，必須走自己的路子。只要走自己的路子，即使採用同樣的藝術方法，也會寫出截然不同的作品。喬埃斯

用意識流技巧寫《尤利西斯》；福克納也用意識流技巧寫《喧嘩與騷動》，但是《喧嘩與騷動》與《尤利西斯》之間，卻有很大程度上的差異。

我是極願意走自己的路子、寫一些有實驗性的小說的。但在日寫七、八千字低質東西的情況下，根本擠不出時間做好創作前的準備，小說寫成後，總與最初的理想有很大的距離。我在一九七二年寫的《對倒》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對倒》長十萬字，採取「對倒」式的雙線並行格局，手法雖然不舊，卻缺乏一條可以吸引讀者的興味線，加上節拍緩慢，沒有糾葛，沒有戲劇頂點，讀者未必有耐性將它續完。因此，《四季》雜誌負責人約我寫稿時，我將它改為短篇小說。

類似的情形，還有不少。譬如：一九六五年十月，我為《新生晚報》寫連載小說《有趣的事情》，開始時也想認真寫一個長篇，由於邊寫邊發表的關係，越寫越亂，亂得像一堆敗草，不但不「有趣」，而且有點「肉麻」。後來，台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為我出版《寺內》，我將其中有關蟑螂的一段抽出來，略加修改，改成中篇。現在，因為要編這本集子，將《蟑螂》重讀一遍，依舊覺得雜亂，索性將尾段刪除，改為短篇。

這兩個例子清楚說明：長期在香港賣文的我，總是沒有辦法統一自己的矛盾，一方面任由自己失去；一方面又要設法找回自己。不過，無論處於什麼樣的境況，我從未失掉過學習寫作的興趣。

五十多年來，我一直在學習寫作。學了五十多年，不會不發現自己的不足。雖已年逾古稀，我仍會將「時習」看作取得學問的程序層次。

回顧走過的道路，我是絲毫沒有悔意的。對於我，得到什麼和失去什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走過了一條長長的、崎嶇曲折的、長滿荊棘的道路，而且仍在朝前走。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作者介绍:

劉以鬯，原名劉同繹，1918年12月7日生於上海，2018年6月8日在香港去世。祖籍浙江鎮海。1941年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1948年底定居香港。1941-2000年，先後在重慶、上海、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任報紙副刊編輯、出版社和雜誌總編輯。1936年開始發表作品，迄今已有數十本著作問世。主要作品包括小說集《酒徒》、《對倒》、《寺內》、《陶瓷》、《島與半島》、《天堂與地獄》、《打錯了》、《多雲有雨》；散文和雜文合集《不是詩的詩》、《他的夢和他的夢》；文學評論集《端木蕻良論》、《看樹看林》、《短絛集》、《見蝦集》、《暢談香港文學》等。作品屢獲獎項，入選海內外多種作品選本、鑑賞辭典和大學教材，並被譯為英、法、意、法蘭德斯和日語。2001至2012年，先後榮膺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教授銜、榮譽文學博士學位；香港書展及文學節首屆「年度文學作家」；香港藝術發展局「傑出藝術貢獻獎」；香港特區政府榮譽勳章和銅紫荊星章。

1918年12月7日出生於上海。

1941年於聖約翰大學畢業，第一份工作是《國民公報》副刊編輯。

1942年春天來到重慶，二次大戰期間身兼兩份抗戰大報（《國民公報》、《掃蕩報》）副刊編輯。

1946年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分別創辦《和平日報》副刊，及成立懷正文化社。

1948年父親去世，獨自來港。曾任多份報紙（《香港時報》、《星島晚報》、《快報》）副刊編輯。

1951年任《星島周報》執行編輯及《西點》雜誌主編。

1953年任吉隆坡《聯邦日報》總編輯。

1985年1月創辦月刊《香港文學》，並一直擔任總編輯至2000年6月。

2001年7月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榮譽勳章，表彰他對香港文學事業發展的極大貢獻。

現任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2009年11月19日獲香港公開大學頒發榮譽教授。

2011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銅紫荊星章。

[編輯] 作品年表1951年 天堂與地獄 (短篇小說集，香港海濱書屋)

1963年 酒徒 (長篇小說，香港海濱圖書公司)

1977年 寺內 (中、短篇小說集，台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77年 端木蕻良論 (文學評論集，台灣世紀出版社)

1979年 陶瓷 (長篇小說，香港文學研究社)

1980年 劉以鬯選集 (小說、散文、評論合集，香港文學研究社)

1981年 天堂與地獄 (中、短篇小說集，廣州花城出版社)

1982年 看樹看林 (文學評論集，香港書畫屋圖書公司)

1984年 一九九七 (中、短篇小說集，台灣遠景出版公司)

1985年 春雨 (中、短篇小說集，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

1985年 短絛集 (文學評論集，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1991年 劉以鬯卷 (小說、詩、散文、評論合集，香港三聯書店)

1993年 島與半島 (長篇小說，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93年4月 酒徒 (金石圖書貿易有限公司)

1994年 黑色裏的白色 白色裏的黑色 (中、短篇小說集，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94年9月 劉以鬯的實驗小說 (小說集，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5年 蟑螂(英譯本) (中、短篇小說集，香港中文大學翻譯中心)

1995年5月 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 (長篇小說，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95年12月 劉以鬯中篇小說選 (中篇小說集，香港作家出版社)

1997年8月 見蝦集 (散文集，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年10月 龍鬚糖與熱蔗 (小說、隨筆合集，北京新世紀出版社)
2000年7月 酒徒 (長篇小說，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0年12月 對倒 (長、短篇小說集，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1年2月 對倒 (長、短篇小說集，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1年4月 打錯了 (微型小說集，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1年5月 劉以鬯小說自選集 (中、短篇小說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1年9月 不是詩的詩 (小說、散文、劇本、評論合集，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1年12月 過去的日子 (中短篇小說集，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2年7月 暢談香港文學 (評論、隨筆合集，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3年4月 對倒(法譯本) (長篇小說，法國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
2003年6月 他的夢和他的夢 (小說、散文，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年7月 酒徒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4年10月 多雲有雨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5年4月 異地．異景．異情 (香港文匯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5年4月 香港原創文學叢書 (香港文匯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5年5月 模型．郵票．陶瓷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9年1月 劉以鬯小說選 (明報月刊出版社, 新加坡青年書局)
2010年7月 甘榜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10年11月 熱帶風雨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11年7月 吧女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譯文

1974年 人間樂園 喬也斯・卡洛兒・奧茨原著(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
1980年 娃娃谷 積琦蓮・蘇珊原著(香港青島出版社)
1982年 莊園 以撒・辛格原著(台灣遠景出版公司)

目录: 序 1
作品
一九三九--一九四〇
沙粒與羽片 3
七里密的風雨 7

一九四一--一九四九
露薏莎 12
讀"蝴蝶與坦克" 51
一九五〇--一九五九
天堂與地獄 53
賽馬 57
一九六〇--一九六九
借箭 61
副刊編輯的白日夢 63
寺內 66
蟑螂 117
赫爾滋夫婦 152
鏈 161
動亂 165
春雨 171
一個月薪水 176
吵架 181
除夕 186
一九七〇--一九七九
雙重人格:矛盾的來源 195
對倒 203
第二天的事 232
龍鬚糖與熱蔗 238
時間 245
評"渾河的急流" 252
記葉靈鳳 258
蕭紅的"馬伯樂"續稿 266
從抗戰時期作家生活之困苦看社會對作家的責任 275
蛇 282
"寶馬"未獲"大公報"文藝獎金 287
蜘蛛精 295
臺靜農的短篇小說 298
小說會不會死亡? 303
柯靈的文學道路 314
一九八〇--一九八九
懷正,四十年代上海的一家出版社 325
"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序 330
一九九七 332
打錯了 344
三十年來香港與台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 347
"香港文學"發刊詞 360
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 361
讀林耀德的詩 372
"'香港文學'散文選"前言 375
為什麼坐在街邊哭? 376
"'香港文學'小說選"前言 381
香港文學中的'和平文藝' 382
附錄
劉以鬯自傳 387
劉以鬯作品年表 389
'劉以鬯論'引端 / 黃繼持 390
劉以鬯和香港文學(節錄) / 柳蘇 396
評論掇華 / 諸家 403
• • • • • ([收起](#))

[香港文叢 劉以鬯卷_下载链接1_](#)

标签

劉以鬯

刘以鬯

对倒

香港电影

L刘以鬯

@港版

**港・S三聯*

评论

差個酒徒

[香港文叢 劉以鬯卷_下载链接1_](#)

书评

[香港文叢 劉以鬯卷 下载链接1](#)